

敦煌飞天:最天才的创作

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,是敦煌艺术的标志。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。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。 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中,几乎窟窟画有飞天。

敦煌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,他不是一位神。它是乾闥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。乾闥婆是印度梵语的音译,意译为天歌神。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,又叫香间神;紧那罗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,意译为天乐神。乾闥婆和紧那罗原来是印度古神话和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。神话传说中,他们一个善歌,一个善舞,形影不离,融洽和谐,是恩爱的夫妻。后来被佛教吸收,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。乾闥婆与紧那罗被佛教列入天龙八部神后,随着佛教理论和艺术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,由原来的马头人峰的狰狞面目,逐渐演化为眉清目秀,体态俏丽,翩翩起舞,翱翔天空的天人飞仙了。 乾闥婆和紧那罗最初在佛教天龙八部众神中的职能中是有区别的。乾闥婆的任务

是在佛教净土世界里散香气,为佛献花、供宝、作礼赞,栖身于花丛,飞翔于天宫;紧那罗的任务是在佛国净土世界里,为佛陀、菩萨、众神、天人奏乐歌舞,居住在天宫,不能飞翔于云霄,后来乾闥婆和紧那罗的职能混为一体。乾闥婆亦演奏乐器,载歌载舞;紧那罗亦冲出天宫,飞翔云霄。乾闥婆和紧那罗男女不分,合为一体,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。莫高窟西魏时已出现了持乐歌舞的飞天。隋代以后,乾闥婆和紧那罗混为一体,已无法分辨了。只是音乐界、舞蹈界写文章时,为了把他们和乐伎加以区别,把早期天宫奏乐的乾闥婆定名为天宫乐伎,把后来合为一体、持乐歌舞的飞天定名为飞天伎乐。 敦煌飞天从艺术形象上说,她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,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。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,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、西域文化、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。她是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、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、融合为一,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。她是不长翅膀的不生羽毛、没有圆光、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,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、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。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,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(白 朵)

宾至敦煌,何不逛逛四月八庙会

敦煌老百姓“求平安、求福祉”在农历四月八最为灵验。每年农历四月八,正是桃红柳绿,草长莺飞的季节,敦煌的麦子还没抽穗,棉苗和瓜苗才从地里探头,从春节后一直忙碌的敦煌人享受着初夏带来的新颖,利用一年中少有的闲暇时段,把“四月八庙会”当作春天喜庆的延续。

敦煌“四月八庙会”是当地民间一个重大的传统节日,从古到今,莫高窟年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浴佛节庙会。从天蒙蒙亮到红日初照,远近的人们穿上干净的新衣服,纷纷扶老携幼,拖家带口,成群结队地顶着人潮和车流从十里八乡如澎湃春潮般涌向莫高窟。人们开着汽车、三马子、拖拉机,有的驾驶着摩托车,还有的骑着自行车,还有的赶着毛驴车。莫高窟整个窟区人山人海,窟前广场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近万名群众围得水泄不通,大佛殿殿里殿外、拥挤不堪,九层楼前香烟燎绕,红烛照天,巨大的香炉上早就燃香如林,香灰溢出香鼎之外。人们云集至莫高窟幸福地拥挤着,敬香献供、焚香跪拜、叩头

还愿、祈福纳祥,祝贺佛祖生日,同时也寄托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这一天,人们怀着虔诚的心理向佛祖诉说内心的痛苦和烦恼,寻求佛祖保佑,或祈福求财、或求消灾灭祸、或求子、或求官。香雾缭绕本就是佛国仙境的绝妙氛围,在冥冥之中世俗的心也会得到升华。香客们祈福顶礼膜拜,有的双手合十,微微弯腰,念念有词;有的跪于蒲垫之上,双眼

微闭,虔诚祈祷;有的扑身伏下,跪地磕头,对佛三拜;有的双手撑地磕头,有的站跪相间,循序三拜,拜完后看着那萦绕于自己身后袅袅漂升的香烟,恰似自己美好而绵绵不绝的心愿。商贩在树林中搭起席棚,高声叫卖各种风味小吃,民间艺人聚在林荫下小溪旁,弹奏着三弦,拉着二胡,演唱敦煌小曲,热闹非凡。参观完洞窟,走累的人们,从洞窟里



走出来,在百花盛开、流水潺潺的莫高窟前的树阴下或寺院门前的广场上,席地而坐,听着优美动听的民间曲调……

古代敦煌民间在四月八日举办庙会盛行不衰,各个朝代演变出各种不同的形态。唐代敦煌人在四月八日,为众生成佛,敬写佛经及造观音像。在以后演变的形态中,四月八既有敬写佛经,崇拜佛像、放生会、卖糖水、食缘结豆、举办“善会”,也有吃乌饭等活动。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,又有莫高窟这座艺术宝库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每年四月八这天都到莫高窟进香拜佛,乞求神灵保佑平安,也是城乡广大劳动人民走出家门踏青旅游,休闲娱乐的好时节。

敦煌四月八庙会是一种经过岁月的浸润,从骨子里透出的一种气质。徜徉在历史的隧道里,它虽始终带着土味、野味,带着粗犷、散漫,但也在与时俱进,成为新时代交响乐中一个质朴的音符,给敦煌父老乡亲们带来物质与精神享受,从儿童玩耍的欢笑声中触摸到敦煌人生活的充实和幸福的心音。

(李旭东)